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八 五至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曾照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于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嚴禁挾書者及試牓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器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

能止或為祭歐陽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乙酉詔廣州賜占城國進奉使蒲息陀銀千兩以息陀至太平州江岸崩沉其行李故也

己亥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踈簡善持論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故時人言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甫論也著唐史記七十五卷

詔藏祕閣　知桂州張子憲乞差前知貴州周約通判本州非常例也詔以桂州帶一路安撫使聽舉通判一員

二月戊申禮部郎中知制誥唐詢知蘇州避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也

己酉詔乞試武藝人自今毋得直遣赴闕　梓夔鈐轄司言三里村夷斗還等百五十人謀入寇有黄土坎夷斗蓋長寧州人也先以其事來告淯井監引兵赴之捕

斬七十餘級請加賞之詔賜斗益錢三十萬錦袍銀帶
明年又補斗益長寧州刺史是役也轉運使李虞卿駐
江安縣使斗益以其衆同招安將白進豐率子弟兵焚
蕩其巢穴賊乃相率來降虞卿始調兵閱其戈楯不便
于用更造龜箭甲長槍鏢籐楯革笠木弩頗輕利夷人
畏焉此據李虞卿傳附見
庚戌御崇政殿録繫囚降死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三京
及輔郡遣官疎决

甲寅太子賓客致仕王涣為禮部侍郎涣退歸鄉里十五年餘因其從子叅知政事堯臣言特遷之

己未西蕃首領鎋戬遣人來貢方物

壬戌澧州言羅城峒蠻内寇發兵擊走之　太子太師致仕杜衍退寓南都凡十年性不殖産第室庳陋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才十餘人烏帽皂絺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髙士名耶王洙嘗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及被病帝遣中使

賜藥挾太醫往視已卒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終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埋墳以塋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卒車駕臨奠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加賜其家黃金　初麟府西南接銀州西北接夏州皆中國地也慶歷中元昊既納欵知麟州禮賓副使張繼勳奏詔定界至而文案無在者乃問州人都廵檢王吉及父

老等皆云繼遷未叛時麟州之境西至伊濟軍營及寧西峯距屈野河皆百餘里西南至雙烽橋杏子平彌勒長干鹽院等距屈野河皆七十餘里咸平五年繼遷圍麟州陷濁輪軍馬等寨大中祥符二年始置橫陽神堂銀城三寨皆在屈野河東以衙前為寨將使蕃漢義軍分番守之又使寨將與緣邊酋長分定疆境橫陽寨西至故伊濟寨四十里州城西至大橫水六十里西南至朗奥平五十里神堂寨西至伺候峯三十五里西南至

赤犍谷掌四十里次南至葉勒塢三十里銀城寨西至榆平嶺四十里西南至清水谷掌五十里次南至洪崖塢四十里次南至道光谷中嶺上六十里天聖初州官相與訟河西職田久不決轉運司乃奏屈野河西田並為禁地官私不得耕種自是民有竊耕者敵輒奪其牛曰汝州官猶不敢耕汝何為至此由是河西遂為閑田民猶歲輸稅不得免謂之草頭稅自此敵稍耕境上然亦未敢深入也及元昊之叛始揷木置小寨三十餘所

于道光洪崖之間盜種寨旁之田比至納款所侵才十餘里是時朝廷以更定稽詔不欲與敵分明界至乃令修河濱堡閤門祇候張宗武諭張繼勳曰若西人來且即答以稽詔惟延州保安軍以人户所居中間為定餘路則界至並如舊未定之處若西人固欲分立則詳其所指之處或不越舊境差官與之立堠以為界繼勳遂列前後界至地名奏之且云今若以河西為禁地則益恣其貪心進逼河西之地耕墾畜牧或興置寨栅與

州城相距非便若用咸平五年以前之境則太遠難守請以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為定詔繼勲與宗武先審定之即不得明行檢踏以致生事繼勲復申經略司前所議疆境已得其實無以復易乃遣臨寨堡監押三班借職馬寧指使殿侍康均待西人于境上及令麟州通判領其事西人言我馬足所踐即為我土與相辨詰久之會西人數遣人求通寧星和市繼勲使均等以此邀之其把闗太尉曹勉及管勾和市曹勍謂均等曰若

通寧星和市其麟府疆界請一切如舊經略司令諳保安軍自陳未幾果諳保安軍朝廷以為疆界既如舊乃許之及繼勲坐事去後知州事者懲其多事取敗各務自守以矯前失會有指使過河西為西人所掠乃禁吏民皆不得過河西王吉嘗過河西廵邏州司輒移文劾之自是無敢過者諸堡寨亦利民不過河而敵無踰境歲滿得遷官故禁之尤急西人初猶顧望未敢數歲之後習知邊吏所為乃放意侵耕然其州西猶距屈野河

二十餘里自銀城以南至神林堡或十里或五七里以外皆為敵田矣敵明指屈野河中央為界或白晝逐人或夜過州東剽竊貲畜見邏者則逸去既渡水人不敢追也及管勾軍馬司賈逵行邊見所侵田以責主者知州王亮懼始令邊吏白其事經略司遂奏士人殿直張安世賈恩為都同廵檢以經制之張安世為都廵在至和二年十一月賈恩未見然敵侵耕久晏然自以為己田又所收皆入其酋䆟藏鄂特彭故安世等廹之則格鬬緩之則不肯去經略司

屢列舊境橄之使歸所侵田鄂特彭之妹使其親信部曲嘉伊克來視之還白所耕皆漢土乃名還鄂特彭欲還所侵地會嘉伊克作亂誅而國母死鄂特彭益得自恣甲戌經略使龐籍言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本察藏鄂特彭之謀若非禁絕市易竊恐内侵不已請權停陜西縁邊和市使其國歸罪鄂特彭則年歲間可與定議詔禁陜西四路私與西人貿易者屈野河西並爲禁地此司馬光河外諮目天聖四年五月事實録載此大抵因司馬光河外諮目　先是光禄卿張子憲遷右諫議大夫知桂

州子憲被疾久未行而御史吳中復劾其稽留及言子憲前知洪鄂二州皆無治狀

三月丁丑朔改命廣東轉運使工部郎中蕭固宜昭文館知桂州子憲罷為祕書監尋復為光禄卿子憲自陳不當增秩也

戊寅賑河北被火民

庚辰以雄霸地震詔緣邊長吏安撫軍民轉運提點刑獄司察其疾苦及刑獄之有寃濫者

辛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又試特奏名

壬午試諸科

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

己丑賜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李復圭記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當考

癸巳夏國遣人以其母遺留馬駞來獻

乙未契丹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将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顗來求聖容嘉祐二年三月遼使耶律防陳顗等至防等屢乞傳國語依常例傳奏畢近前面奏事奉聖旨只令那一步舍人傳奏館伴使錢明逸奏防令通事皇帝令依常例傳奏畢近前面奏事使副兩人齊跪令陳顗奏聞通事舍人夏防言自來傳奏只是舍人令使人而親奏已得聖旨只令那步亦是舍人傳奏如傳奏不當更請密學子細傳與舍人陳顗入殿門裏言與館伴恐傳奏不盡悉寫劄子咨問二朝摺書內有此令附注當考

丁酉徙京西路提點刑獄度支員外郎鮑軻為廣東轉運使既而御史言軻前提點廣東刑獄方儂智高圍廣

州乃避賊韶州無所經畫詔罷輒新命復歸故官復提刑在

四月丁巳令并書之

戊戌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昪為回謝契丹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丹主宗真送其畫像及隆緒畫像凡二軸求易真宗皇帝及上御容既許之會宗真死遂寢至是遣使再求故命昪等諭令更持洪基畫像來即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之今文成即世而不與則傷信且以尊行求卑屬萬一

不聽命責先約而遂與之則愈屈矣不從昇等至契丹果欲先得聖容昇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于禮為順令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契丹不能對初以未如其請夜載巨石塞其門衆皆恐永年擲去之由是世傳永年有神力　淮南轉運司言淮水自夏秋暴漲浸泗州城知州朱處仁通判蔡選並有固護之勞降詔奬諭庚子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為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

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諜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為人自以為莫及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宋朝要録嘗從尹洙談兵洙以為有古良將才

夏四月丁未御崇政殿閲諸軍轉員凡三日　右司諫呂景初左藏副使李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以河北地

數震也

癸丑貸隨州參軍李抃父阮死罪初阮毆佃客死而其子抃願納所受敕告以贖父罪上矜而許之仍免決送湖南編管

丙辰契丹國母遣昭德節度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耶律昌福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劉雲契丹遣武安節度使蕭矩引進使泰州團練使劉從備來賀乾元節

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儘

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置籍次第之

丙寅雄州言北界幽州地大震大壊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詔河北密為備禦之計以契丹歸明人趙二南為蔡州司士參軍馬錫為茶酒班殿侍京東安撫司指使仍各賜田二頃

己巳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呉中復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以中丞張昪言本臺闕言事御史乞

除中復故也

實錄云言事御史自慶歷四年置此後不
復除按置言事御史在天禧初後久不除
慶歷五年復置此云四年恐誤又自慶歷五年後為言
事御史者不一人至和二年十月俞希孟罷後始闕實
錄云慶歷四年後不
復除誤也今不取

辛未通判黄州殿中丞趙至忠上契丹地圖及雜記十
卷

此據正史契丹傳實錄云上契丹建國子孫圖及纂
錄事三冊與本傳不同按北庭雜記今具在實錄所
稱悉在其間矣至忠來歸在慶歷元年八月熙寧二年
七月乃致仕范鎮雜記稱至忠嘗為契丹史官契丹稱
中書舍人或中書舍人即兼史職也三年二月又上國
俗官稱儀物錄六年五月又獻契丹蕃漢兵馬機事十
冊并契丹
出獵圖

癸酉侍御史朱處約為荆湖北路體量安穏使以下溪州蠻彭仕義未附也

甲戌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陸詵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咸平龍騎軍本羣盗遷隷因廪給不時共毆監給官既還營不自安軍校柴元扇之將作亂詵承詔往詔元以不死使自取為亂者贖罪軍以無事詵餘杭人也

詔西蕃進奉轄戳依例賜金箔藥物　司天監言據崇天歴已亥年日當食正月朔乙定戊戌年十二月為

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峒蠻儂宗旦者智高之族也據
險聚衆數出剽略知邕州蕭注欲發大峒丁擊之知桂
州蕭固獨請以敕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為宗旦保山溪
篁竹間苟設伏要我軍未必可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
次境上使人名宗旦子日新謂曰汝父內為交阯所仇
外為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于是宗旦
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旦為忠武將軍日新為三班
奉職王罕事據神宗實錄王罕傳所載正史則云知桂州蕭固招宗旦內屬以宗旦為忠武將軍又補其

子知溫悶峒日新為三班奉職令參取之王安石銘同墓亦云固始宗旦補西頭供奉官補官不同不知孰是今從正史　按宋史儂宗旦入寇書於是月己巳與此小異

五月丙子朔詔廣南東西路經略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本路知州及主兵官沿邊城寨使臣懦怯者以名聞

戊寅賜太常博士任伯傳錢五萬令梓州敦遣赴闕與堂除差遣伯傳丁母憂自京師徒步護喪歸永泰縣廬墓三年留鄉里久之不起御史朱處約為言故有是命

詔河北路今歲豐稔民力稍寬其所部官吏務加安恤毋得調率以擾之

庚辰崇儀使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郭恩與夏人戰于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黃道元府州寧府寨監押劉慶被執又死者使臣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八百九十九馬二百八十初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龎籍毎戒邊將

敵至歛兵河東毋與戰敵乇月餘食盡而去者屢矣是
歲正月密藏郢特彭領兵至境上比及三月稍益至數萬
人又自鄜延以北發民耕牛計欲盡耕屈野河西之田
會國人有與之異議者復名其兵還衆皆空壁去然銀
城以南侵耕者猶自若葢以其地外則蹊徑隂狹杉栢
叢生漢兵難入内則平壤肥沃宜粟麥故敵不忍棄也
于是籍橄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
里無敵患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

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更增二堡以據其地可使敵不復侵耕請還白經畧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成然後廢横戎臨塞二堡撤其樓櫓從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横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已種則蹂踐之敵衆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三十里之田敵必不敢種矣是州西五十里之内無患也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于是恩及戡道元等以

廵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詗者言敵乜沙克朔勒朗亘十五里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峰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輩出矣道元曰此爾曹為之欲以沮止俄又聞鼔聲道元猶不信行至谷口恩欲休軍曰天未明可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死爾乃行比明至呼爾敦敵數十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

恩等踞胡床遣從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火敵
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長塹其中有梁謂之
斷道塢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
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倚方在紅樓見敵
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
戢走東山趣城東抉門以入恩與道元皆為敵所執恩
不肯降自殺敵尋遣道元還詔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
妻呂氏為京兆郡君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恩開

封人也

辛巳追封乳母戴氏為崇國夫人　内侍副都知昭宣使果州團練使武繼隆遷宣政使尋罷之此據百官表不詳何事罷絳行狀神道碑及本傳並云内侍武繼隆遷官絳封還詞頭因數其過惡遂出為鄆州鈐轄當即此事不知實録何故不書

癸未命樞密副使田況提舉殿前馬步軍司編敕知制誥劉敞言此時敞在揚州三年十月乃自鄆州召還臣伏聞朝廷選官刪定殿前馬步軍等司編敕條貫誠為要務臣以謂科律雖

詳執而用之者吏也若不審則獄容有濫今殿前等所以統諸軍刑罰不少而鞫訊論決一委胥吏曾無掾曹士大夫參其間即有猾吏因事侮文其勢不難獄者重事人命所繫自古以來未嘗獨任小吏不關搢紳者也又漢唐大將軍營衛幕府或設軍政議郎録事兵曹分職聨事其員甚衆今誠制度太簡略欲盡如古難可且每司置獄官一員專典鞫獄令流内銓選補如左右軍廵判官例如此獄可使不寃刑可使不悞庶幾上副朝

廷欽恤之意愈于専修編敕而已四年七月置檢法官或由此更詳之

賜國子博士冦諲銀絹五十兩匹諲上其祖準所著文集也

初禮官張師中論禖壇卑陋保章正皇甫定請徙於圜丘東鎮安軍文學叅軍鄭孝先以為當在東方長男位禮官與司天監議曰漢晉禖壇在城南齊隋祀於南郊壇之西南今其地卑濕宜徙圜丘東南爽地甲申改築禖壇於圜丘東南

庚寅詔吏部流内銓磨勘選人其歷任已經除落過犯者無得更用貼黄聲述

辛卯西南蕃鵝州遣人來貢馬

壬辰殿中侍御史吳中復言勾當内東門東頭供奉官劉恢進女口而同勾當劉温禮舉按之今並責降出外非所以示懲勸也詔温禮復本等資序恢未得與移差遣

丁酉詔樞密院近臣嘗舉文臣換右職者自今遇邊要

闕人即差擇以聞

戊戌廣西轉運使王罕言右江丁壯隨蕭注擊賊而未經賞者乞特免夏税一年從之

己亥詔審官三班院文武官舊皆自投文字乞磨勘轉官有妨廉節自令更不許自陳其任西川廣南官歳滿前三月餘路前兩月令本院預舉行之　又詔凡舉官已施行者後雖有改節不許自首及被舉之人無得納舉主尋詔在部内守官而改節者許發摘同自首法

是月河北路言蠶麥豐熟流民復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二年六月壬子以汝州龍山孔旼為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退為安逸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薦旼退有行義也 自趙彦若制策不入等閲四年遂無應科者上曰豈朕待之不至耶此據張唐英政要

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過厚而難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扞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試文淺陋及履行不如所舉並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草澤人許本路轉運奏舉據會要而實録削去

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丙寅進封福康公主為兖國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戊辰淑妃苗氏為賢妃兖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多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内于是翰林學士胡宿言竊聞兖國公主議行冊禮然于事體頗有未便前未有此禮祖宗以來公主長公主未有行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

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于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册禮令施于兖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若不行册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

不相稱書于史册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于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不從　邢州觀察使李瑋為鎮海留後祁州團練使李珣為均州防禦使濮州團練使駙馬都尉李瑋為均州防禦使

秋七月丁丑特贈賢妃苗氏三代為東宮三少官

辛巳詔河北諸道部署司分遣兵官提舉教閱所部諸軍

庚寅詔辰州築外城山猺候功畢人給鹽三斤

辛卯令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御史中丞張昪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知諫院陳旭言生民休戚繫郡縣政之得失今天下州三百縣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必付之十八路轉運使而預選者自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以資序或以薦引才不才固

已混淆一旦付以一道按察之寄雖知不勝其任必重退之是重抑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道生民之命令選用不精又責任無法考課不立其間非闒滯罷懦則凌肆刻薄十常八九所以下之疾苦不得上聞而重其愁嘆憔悴也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令輒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其選用法曰以公正明斷惠愛為本公正可使糾肅官吏明斷可使決治煩劇惠愛可使䘏民之隱苟無數者之長即以補它職其禄賜恩典視

轉運使可也其責任法曰唐虞四嶽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漢部刺史皆今轉運使之任今居職者非其人專以辦財賦為職業故郡縣之政不修獨掊斂刻暴之令行而民受其弊葢典制不立所致也今舉其切務有五一稱薦賢才各堪其任二按劾貪謬修舉政事三實戸口增墾田四財用充足民不煩擾五興利除害仍令歲終具條所施行者以聞其考課法曰故事轉運使給御前歴子歲滿上審官院考校之三司亦嘗立考課升黜

條其後卒不行益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事在審官又因循常務而無課第之實按漢世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今宜付御史臺考較為三等仍與中書門下參覆其實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褒進之中等退補小郡若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職事弛廢不俟歲滿明行黜削于是以歲滿所上功狀分殿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善之法以稽行實其等亦如之故以命昇等然卒亦無所進退焉無所進退據孫抃傳六年八月丁丑詔書更詳之

壬辰賜諸軍雨壞營舍不出軍都虞候至十將軍士米五石至二石其虞候及入營者半之

乙未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問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

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降日令李瑋主婚之家具合用鴈帛玉馬等陳于内東門外以授内謁者進入内中付堂事者受之其馬不入從之

丁酉兖國公主受册百官拜表稱賀

己亥詔河北陜西河東經略安撫使舉文武官堪將領者各二人按宋史詔經略安撫舉文武官在是月丁酉又作堪將領者各一人與此小異

壬寅知麟州六宅使帶御器械武戡除名江州編管坐與西人戰斷道塢而棄軍先入城也

八月乙巳朔降知襄州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賈黯知鄧州黯初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黯輒笞卒父恚一夕歸鄉里它日疾且亟黯内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言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通判胡揆不待命而承領州事請並劾罪以聞既降黯而揆特釋之　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樞密副使程戡提舉初樞密使韓琦言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為急葢萬務之根本

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機密圖書盡在樞府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完臣比到院因北界爭寧化軍土田令檢北界朔州移寧化軍天池廟係屬南朝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界至又尋慶歷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欵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矣請差官于諸房討尋編録一本進内一本留樞密使廳以備經久之用于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六

年十一月乃成書慶歷搢書三本樞密院既不復存大理寺丞周革但于廢書中求得杜衍手録草本因具載

馬革平棘人也此據司馬光記聞

丁未韓琦又言天下見行編敕自慶歷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牴牾請加删定乃詔宰臣參知政事曽公亮同提點詳定編敕

戊申兖國公主出降

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燕于禁中

庚戌韓琦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道節鎮及并益慶渭四州歲賜錢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按宋史賜錢合藥在己酉日　琦又言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經廣濟千金外臺祕要之類本多訛舛神農本草雖開寶中嘗命官校定然其編載尚有所遺請擇知醫書儒臣與太醫參定頒行乃詔即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命直集賢院崇文院檢討掌禹錫等四人並為校正醫書

官(禹錫鄖城人)

庚申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

癸亥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祕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于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噩彰所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光禄寺丞噩磨勘自當改著作佐郎宰相富弼以親嫌而裁之噩越州人也(噩越州人據登科記王彰不詳邑里)降前知麟州西上閤門使張希一知儀州六宅使王守忠

為輅州鈐轄以知并州龎籍言希一等前在麟州不恤邊患致西人侵占屈野河外禁地也

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絶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

戊辰知諫院陳旭言比日内降營求恩賞者甚多雖許執奏而有司時有奉行自今請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仍牓御史臺閤門旭奏在皇祐二年九月

己巳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郭申錫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王世延副之右司諫呂景初為契丹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利一副之度支判官祠部郎中直祕閣王疇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西染院使李瑊副之殿中侍御史吳中復為契丹正旦使東頭供奉

宫閤門祗候宋孟孫副之
庚午賜右監門衛大將軍郴州刺史克循銀三百兩絹三百匹克循德彛孫也初上不豫克循日夜齋戒徧為禳禬之事又鏤佛書身自禮頌上聞之欲進以官中書裁而賜之
壬申知并州龎籍言經略司已令殿中丞孫兆議定橫陽河為府州界然後三分許一分與夏國若不聽即絶之請嚴禁陝西和市從之仍詔定新立封堠里數繪圖

以聞三分許一益當時夏人侵界六十里只令退四十里也呂誨疏第七卷論此頗詳明年九月己巳朔詔河東具利害更考此議竟從與達

是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臣聞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臣愚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

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于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于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于凡倫其為天性于理則一陛下嚮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宫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因此時出自聖意于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悦聖情臣考於史書竊見自古

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于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宫妾在于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于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顔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

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左右入而居内則至于問安侍膳亦闕于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虚羣臣屢言大議未决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于今為之亦其時也言狂計愚伏竢斧鉞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被病踰月

上遣使問病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九月甲戌朔洙卒

賜謚曰文御史吳中復言洙官不應得謚乃止

乙亥殿中丞權發遣鹽鐵判官雷簡夫體量辰澧州盜賊公事先是彭仕羲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忿恚遂與其子師黨舉族趍辰州告其父之惡言仕羲嘗設檻下十三州將奪其符印并有其地貢奉賜與悉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謀為亂于是李肅之與宋守信合

議率兵數千深入討伐以師寶為鄉道兵至而仕羲遁入內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官軍戰死者十六七肅之等皆坐貶朝廷更委王綽竇舜卿經制之間遣吏諭吉許令改過自歸輒不聽官軍久無功又出御史朱處約往視仕羲乃自陳本無反狀其僭稱號補官屬特遠人不知中國禮義而然守信等輕信師寶之譖擅伐無辜願送還師寶等復貢奉內屬宰相文彥博將許之樞密使韓琦曰師寶等還則為魚肉矣必先與約毋殺師

寶等乃可聽故再命簡夫體量簡夫盩琦所薦也正傳附傳序討蠻事都顛倒今略加刪改使不失次第

庚辰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李復圭記聞云嘉祐之前每路兵官內臣或至三四員循法者少復圭奏請每路止限一員詔如所請遂為定制復圭自紀如此朱墨附傳及墓誌並不及之按此時復圭實知涇州不知此詔果是從復圭所請否當考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理為舉主其在京文臣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無得施行從之

丁亥以契丹歸明人郝永言為鄧州司士參軍給俸仍

賜田二頃

庚寅樞密院言河北陝西河東路分都監自轉崇班以

上三任親民及有本路經略安撫轉運使前兩府五人

同罪奏舉者方得差其京東減親民一任舉主二人若

有戰功者勿拘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高陽關路安撫都部署添支如陝

西四路例並支五十千

庚子契丹遣樞密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扈宣政殿學士禮部尚書吳湛來再求御容且言當致洪基像

冬十月甲辰朔三司使張方平等上新編祿令十卷名曰嘉祐祿令遂頒行之

己酉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為回謝契丹使禮賓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使置衣篋中交致焉張唐英云遣張昪送御容契丹具儀仗拜謁驚嘆按張昪非送御容者今不取

甲寅以内園使閤門通事舍人夏詮為西上閤門副使仍詔自今閤門通事舍人經十年無贓私罪者與除閤門副使即毋得陳乞

乙丑都官員外郎陳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公事侍御史丁詡言三司勾當公事罷才數年今河渠司勾當已有兩員若修造案又置一員乃是廢二員而置三員也詔以去年及今夏霖雨修造併多須修造稍稀即行減罷更勿差填江休復雜志云陳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半年減十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米一年令

附見當考康定元年十二月三司初置勾當公事兩員

審官院言永興軍秦延渭慶鎮定并鄆青益廣杭州荆南江寧府及三京留守通判自今並差知州資序代還無過陞半年名次從之時以在院知州員多闕少故也

丙寅詔翰林醫官院自直院以下定以一百四十二人為額

己巳詔昨因儂智高入寇坐棄城罪編配人知龔州張序等十四人聽自便

庚午鎮海留後李璋罰銅二十斤璋求内降除節度使知諫院陳旭引近詔劾奏之也

辛未贈太尉兼侍中劉平謚曰壯愍本傳云壯武會要與實録同今從之

十一月癸酉朔置江淮南荊湖制置司勾當運鹽公事一員初三司言商旅于榷貨務入見錢筭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歐陽修有詩可考

丙子詔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汰諸司人老疾不堪執

役者仍自今三年一汰之　詔廣南東路經略司蕃官普延曾經捕殺蕃酋又親獲蠻將一人其月給錢五千丁丑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以疾自請也遵尋卒録其子姪二人遵性樂易善議論其言時政得失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己卯河北提舉便糴糧草虞部員外郎薛向提點河北刑獄仍兼提舉便糴糧草當河北大水民乏食詔輟太

倉米六十萬斛以賑之向以為北人不便食秔且漕路迴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向任便糴凡四年糧草石束以千計者凡六百　湖北轉運司言彭仕義寇西平寨主右班殿直李宗奭擊走之

癸未徙知慶州給事中龍圖閣待制崔嶧知同州諫官言嶧年髙非治邊才也實錄于此但書以給中龍知崔嶧知同州又于明年十二月癸卯書自慶州徙同州葢誤也按嶧以至和二年二月除知慶州嘉祐二年八月先除傅永三年四月又除劉湜八月又除劉沆安得十二月嶧猶在州今止存此仍取明年十二月所書增入更須考詳

丙申三司使張方平言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嘗參知政事請殿門外叙班在舉正之下入殿庭自依名位從之　詔三司使副體量在省判官才否以聞初知諫院陳旭言令三司乃前代尚書省卿寺之職而無振舉綱轄之官轉運提點刑獄代還不問才否例補判官請自令擇在部有風迹者為之其常才且令主判南省諸部或與閑郡庶大計之司無容濫入故下此詔

戊戌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龎籍為觀文殿大學士戶

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籍繳麟州如光議

及郭恩等敗沒詔侍御史張伯玉按鞫籍匿光初所陳

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責而籍爲御史劾奏由是罷節度

使光不自安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罪不報李師中上籍詩註云言事者怨執政日曾罷彼風憲職于是奏收籍節鉞不知言事者姓名當考

己亥屯田員外郎宋咸上所注論語司封員外郎吳祕

上所注太玄經及音義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何涉上

所著治道中術三十篇並降敕奬諭　殿中丞國子監

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為多既疾樞密使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復家録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特官其一子復卒又賜錢十萬復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其教養諸生過之　賜澶州修河役卒緡錢

十二月丁未西平州黔南道王石自遣首領貢方物

先是上封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六七千人一有喧譟其徒衆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應詔沉淪十數年或累舉滞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衆以此毀行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宜間歲一貢舉中分舊數而薦之王洙嘗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賛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為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

屢舉也下有司議而議者乃合奏曰臣等謂易以間歲之法無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至久沉且程文偶不中選旋亦遇貢舉則下無滯才之嘆而天下所薦數既減半禮部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挾書代筆傳義者多因使權貴富豪之子得以濫進蓋由人衆有司無繇檢察若人少則諸偽濫勢自不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戊申詔自今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進士增試

時務策三條諸科增試大義十條又別置明經科其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者各問墨義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問論語孝經十條策三條分八場出身與進士等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穀梁傳公羊傳為小經其習禮記為大經者許以周禮儀禮為中經習春秋左氏傳者許以穀梁傳公羊傳為小經舊置說書舉令罷之其不還鄉里而寓户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

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闕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繆坐元考官又用孫抃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說書舉在天聖四年九月王洙講周禮乃壬和元年九月壬申今依本志移見于此明經試法實録在明年三月辛巳及七月辛酉今依本志并書之

庚戌遣官祈雪

辛亥詔學士院承内降處分自今並以關白中書樞密

院施行先是澶州言河流損壊浮橋後數日而修完之遂下本院降敕奬諭中書言官吏護視不謹法當劾罪既令免勘而詔亦追罷之

知諫院陳旭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不足以備天子顧問而堪公卿之事近制舉之進用不得專守舊比進士高科者且循常調試其才可然後升擢欲望朝廷約館閣在職人數限為定員其因任使特受者不以充數應二府及近臣每有論薦並令中書門下籍其姓名若員

有闕即取其間文學行義傑然為衆所推者方得名試仍不許大臣緣恩例試補親屬庶幾清途無濫者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候在官員數稍少即選文行為衆所推者與試其考校無得假借等第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旭言可參考

己未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為奉安明德章穆皇后神御禮儀使三后神御皆在普安院為大水所壞徙于啟聖院既修完故還奉安于本殿

也

乙丑命近臣分禱天地宗廟社稷及遣官詣五嶽四瀆祈雪

丁卯契丹主國母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世達諫議大夫知制誥張嗣復契丹遣臨海節度使耶律究引進使張挺來賀正旦

戊辰置街道司指揮兵士以五百人為定額

己巳契丹國母蕭氏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三年春正月己卯以福州進士陳烈為安州司户參軍烈性介僻篤于孝友慶歴初預鄉薦黜于禮部遂不復踐場屋從學者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曽頡叔知福州薦之授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于是翰林學士

歐陽修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敕州縣致奠賜其家酒帛初里惡少謝師乞持刀逼張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他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禽師乞以告隣人事聞特褒異之

己丑詔開封府陳留襄邑尉氏縣兵馬都監自今差諸司副使以上三年一代之與減一年磨勘

辛卯新知唐州庫部郎中張純判南省開曹純前知嘉州為轉運司以不才奏罷至是援赦復知州又為御史所彈也

壬辰降提點利州路刑獄都官郎中馮浩知商州坐前知華州失入刼囚吴義等十六人死罪也

乙未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為秦鳳副都部署辭日帝諭以嘉勒氏摩正交易阻絶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静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接遂復常貢此事

更考或削去主帥王拱辰也

初有司言至和大水京城罹其患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崗穿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河則自此無水患矣戊戌發官卒調民丁鑿河

己亥雄州言契丹國母喪詔侍御史朱處約為祭奠使宮苑使潘若冲副之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師為弔慰使六宅副使雍規副之

二月癸卯契丹遣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來告其

祖母喪上為發哀于內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
朝七日
太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祕閣校理乙巳改右正言諫
院供職及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
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
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
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于此謂
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

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宫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于禮無嫌于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内侍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禁益弛夭絶人理隂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上嘉納之及已見至和元年年末

丙午太常博士韓縝修三班院編敕縝億子從孫抃奏請也從抃請據御史臺記為縝攻抃張本

庚戌詔御史臺推直官自今令審官院選第二任通判二人具歷任狀進入點名付中書

辛亥太常博士程初責授郴州團練副使監衡州酒稅皇祐初嘗鞫叛卒失實貶官至是上章自訴其詞語皆屬以聲韻頗為侮慢復貶之

癸丑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等徒以下

釋之

丙辰詔新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沈康知常州知常州王安石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諫官陳旭言康才品凡下又素無廉白之稱故易之安石知常州在二年秋康以是年二月丙午自度外集校除江東憲才旬日改簽

壬戌降虞部員外郎劉印為小處通判印前知昌州舉監稅右侍禁王璪而璪本以進納得官後坐贓敗故責之

甲子録故權鹽鐵判官虞部郎中曺觀弟覿為建州判司主簿觀遺奏叙叔父修古嘗為知雜御史章獻太后垂簾以言事得罪又弟覲知封州與儂智高戰死請除覿一家便官從之

丙寅益州鈐轄司言知保州董仲元襲領州事二十餘年善撫蠻人詔以仲元為本州刺史

丁卯録故司農卿林洙孫詵為試將作監主簿洙知壽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拔堂檻鐵鈎擊殺之 張唐

英政要云上見奏報驚曰二千石之貴而一兵殺之足知其不能防閑遂令根究仍原䘏其家自通判以下皆被降黜當考 江休復雜志云送兵下獄詰問了不自知實録云洙苛急當考

乙巳禮部貢院言近制不許臣僚門客受恩澤其出官鎖廳取應限一次儻不中遂廢終身甚非勸學之意請自今更不限舉數其長史司馬助教文學及曾應舉中第者不理前資仍與除去進納之名從之

庚午詔太常禮院議立周王佑之後既而禮院言王薨在下殤之年未有為人父之道于禮不當立後乃罷

三月辛未朔翰林學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修言侍讀最為清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矣臣既辱在翰林又充史館修撰太常禮儀秘閣秘書省尚書禮部刊修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闕人忽蒙除授葢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士俸薄特與添請給爾官以人輕一至于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不許

修固辭不拜修又言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閑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茍非清德美行謁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吝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已知之為國計者亦宜及今創立經制

令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修後疏附見其從違當考

壬申光禄卿張子憲趙良規掌禹錫齊廓張子思並直祕閣先是子憲等並為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止遷大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于是

特請而還之子憲遷光祿卿已見至和元年十二月令兩出之良規去年二月以少常直集為光祿禹錫去年十一月以少常直集崇文檢討為光祿廊正月以少常直史為光祿子思二月以少常直祕為光祿

癸酉勾當御厨駕部員外郎李象中供備庫副使張茂之內殿承制韓從禮並貸命配江南京西等處衙前編管入內供奉官盧待問追兩官勒停皆坐自盜御食也象中等未敗以前日宰二百八十羊以後日宰四十羊爾此據江休復雜志　雜志云御厨自李象中得罪後日宰四十羊已前日宰二百八十羊又云雷簡夫判

設案日御廚日支麪一萬斤後點檢得乃日剩支六千斤

甲戌詔禮部貢舉

己卯起居舍人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范鎮知制誥太常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都磨勘司馮京為右正言龍圖閣待制鎮與京同試中書而京乃富弼子婿故以待制命之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兾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辛巳禮部貢院言奉詔再詳定科舉條制應天下進士諸科解額各減半明經別試而係諸科解名無諸科處許解一人開封府進士二百一十人諸科一百六十人國子監進士一百人諸科十五人明經各一十人並為定額禮部奏名進士二百人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頭試每百人解一十五人五人以上解一人不及五人送隣路試凡户貫及七年者若無田舍而有祖父墳者並聽從之

癸未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景初判尚書刑部仍賜五品服景初衣緑入謝既改賜章服乃詔自今知雜御史衣緑者告謝日令閤門取旨

丁亥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李昭遘為天章閣待制知滄州諫官吳及言昭遘不可用尋改知陜州

辛卯刑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兖州王逵追一任官勒停都官員外郎通判兖州馬預罰銅二十斤徙小處通判初逵以公用蠟燭及墨遺京師要官又課人收枯骨而

塋之以故冢墓多被發者及離細民夫婦而自主其家昏嫁馬預訟其事預亦以鬻所得酒于部中故皆坐之

癸已詔三司禁中所降物帛送雜賣場其令判官一員監勒平估之毋得抑配人户

丙申詔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從樞密使韓琦之請也

四年正月張方平上其書

夏四月壬寅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向寶為禮賓使并代都監寶鎮戎人素有武伎屢更戰鬭用邊臣薦而特擢之

癸卯賜開封府界開葛家崗新河役卒緡錢

乙巳詔省府推判官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非體量劾奏而為知州者並理本資序其朝辭所賜及添支遇恩補蔭子弟亦如之

辛亥契丹遣崇儀節度使蕭慶給事中李軻來賀乾元節

癸亥引進副使知邕州蕭注為西上閤門使留再任或于此方載大理殺儂智高事事已在至和二年六月更詳之

甲子河南府言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吳育卒贈吏部尚書謚正肅

乙丑罷修睦親宅祖宗神御殿初翰林學士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所宜有若援廣親宅例當得興置則是沿襲非禮之禮詔送兩制及臺諫禮官詳定言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禮悉宜罷上以廣親宅興置已久不欲毀之睦親宅遂罷修營

丙寅按丙寅宋史作丙辰合前後支干考之當從丙寅宋史誤詔曰朕惟分治州縣付之守令案督守令付之轉運使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耄昏不事事以弛為寛以苛為察賦斂有常或增重之以為勞刑罰有經或出入之以為能而使者莫之舉豈朕所以寄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幸毋縦有罪恵綏吾民以稱朕意

丁卯詔臣僚赴任益梓利夔路其遠接人陸路止于京師水路止于荆南若路不由京師即計其地里不得過

六十程若舊例不及者止如例初三司使張方平言兩川迎送之役有經涉水路來往萬里之遠至有餓乏之病死者不可勝數故著此條

戊辰詔居州縣驛舍亭館者毋得過一月違者所屬吏以違制論仍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每半年一舉行

五月庚午朔降知汝州李壽朋知荆門軍同提點京西刑獄石用休知威勝軍時侍御史朱處約奉使過汝州言京西歲飢壽朋令郡人獻材木修廨宇亭榭重為勞

擾下提刑司體量而不以實故并責之

辛未録故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孫僅孫授為太廟齋郎樞密使韓琦言僅太宗朝第一人及第令其後無禄仕者故特恤之

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言舊制每遇科場即補試廣文館監生近詔間歲貢舉須前一年補試比至科場多就京師私買監牒易名就試及旋冒畿内户貫以圖進取非所以待遠方孤寒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

如故仍以四百五十人為額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又增百五十人乃六月丙寅令并書

癸酉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甞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歴子令批書課績令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按功過而升黜之詔以及所言録示三司使方平

辛巳福建轉運使劉立德知婺州諫官陳旭言其年老不任事也

壬午以故西蕃恩州團練使默戩覺子轄薩斯鶉為順

州刺史默戩覺居總噶爾城既死所部立其子母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獻皮帛入庫廩文籍于嘉勒斯賚因受之本傳默戩覺初補嚴囲後以恩囲卒按實録寳元二年四月初授順囲與本傳不同今從實録默戩覺居總噶爾城其詳見景祐三年末高永年隴右日録云默戩覺死無子遂絶葢不知有轄薩斯昂也或因轄薩斯昂微弱不能自立謂之絶則可然非無子也今不取

初鹽鐵副使那申錫受詔行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中訟參于朝曰參繇呂公弼薦遷諌議大夫為僥倖參轉諌議大夫在元年十一月乙巳又遣小吏髙守忠齎河圖屬

宰相文彦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盧士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乙酉詔曰朕常患民之好爭而風俗漸靡于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于善則何以哉申錫官職事守不為輕矣宜遴所舉以道吾民者而與參相決河議論之異遂成私怨章奏屢上辨訴紛然敢為詆欺處之自若以至興獄置對逾旬參驗所陳一無實者士人之

行乃至是乎使吾細民何所視效其降申錫知滁州㑊于朝堂申錫尋改知濠州盧士宗附傳墨本載士宗言參與申錫皆朝廷委任者雖有罪第可移文不宜追攝朱本已削去今不取李參附傳云自河決横壠殂近北都因治金隄歲興夫二十萬參度隄已完請輟一年省夫十二萬按參明年八月乃改知澶州不知省夫十二萬是何年當考劉摯作郭申錫墓誌云嘉祐二年修六塔河與河北轉運使李參典其事初皇祐中議開六塔使河東行申錫言其非是後果不成東北被其患至是議塞而參意異詔罷參申錫因疏參他過坐知濠州按參未嘗罷河北轉運使明年八月乃改知澶州不知摯何故如此謬誤今不取蘇軾代張方平作趙槩神道碑云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槩言陛

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按申錫此時不為諫官參轉諫議大夫在嘉祐元年十一月以司封郎中遷少府監為河北轉運使在元年八月自八月至十一月才四月爾所云職事辦治亦未詳恐皆謬誤今不取

詔宗正寺自今白身人娶宗室女須三代有官或父祖曾任升朝官而告敕見存者仍名京朝官委保之其在任者三代雖不盡有官亦聽

甲午契丹遣林牙歸德節度使耶律嗣臣右諫議大夫劉伸來獻其國母遺留物

六月丙午吏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河陽三城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彦博雖不勝彦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　户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富弼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樞密使工部尚書韓琦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樞密使山南東路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罷為鎮東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宫使文彦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别為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弗治昌朝由

此罷然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初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宫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宋庠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為樞密使　户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堯臣加吏部侍郎帝初欲用堯臣為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止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加禮部侍郎樞密使户部侍郎程戡加吏部侍郎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昪

為樞密副使

庚戌翰林學士歐陽修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修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修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强所短也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包拯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宫虚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願采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誰立
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
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
後福者唯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真宗因
對輔臣言及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
為戒至于班秩賜與不使之過未嘗矜貸此輩常知畏
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迹昭然足為龜鑑陛下又屢言
及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内臣禄秩權任優崇

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為大過然在制之于漸庶免貽患惟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又言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外議紛紜深恐于體不便且詔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不謹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敕纔下未逾月而輟更奏請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

更加謹重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經久方許頒行于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此據採附傳今正傳削去教養宗室臺諫官不過二府所薦舉聽兩制詣執政私第二事不知何故當考　詔正衙連十日值假者放一日

壬子上謂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厨内臣竇昭齊等宴

日擅殺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生理當戒使勿殺今復殺之不可不懲也特衝替

甲寅詔學士院編録國朝以來所撰制誥文字從歐陽修之請也　審官院言勘會見祇候差遣京朝官員數至多闕次全少待次一二年貧窶者衆欲望並許請假出外等候闕次更不立定假限候至名次稍髙任自叅假赴院釐務從之

乙卯賜辰澧州捕殺蠻賊土丁緡錢

丙辰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司勲員外郎潘夙權本路轉運使時蠻反邵州殺隊將及其部兵故就委夙經制蠻事夙駐兵賁木寨親督兵援所遣將破團峒九十餘此據夙傳實録無蠻反邵州事當考　范祖禹銘郭逵墓云邵州武崗楊昌透反詔以逵為湖南鈐轄兼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匝昌透登栅大呼逵命縱火焚栅斬其將雷鉄城等數輩諭昌透令降昌透亦以所領十餘州求輸租賦夙美之從曽孫

丙寅入内都知史志聰副都知任守忠都大提舉内中修造先是修皇儀殿西廡而三司言營造多虚占名役

枉費材料故命志聰等總領之尋又命勾當皇城司入內副都知鄧保吉文思使帶御器械李繼和提舉東西華門已南諸處九月五日事今併入此

丁卯交阯貢異獸二初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瓜必先以杖擊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言昨南雄州簽判屯田員外郎齊唐奏此獸頗與書史所載不同儻非麒麟則朝廷殆為蠻人所詐又知虔州比部郎中杜植亦奏廣州嘗有蕃商辨之

曰此乃山犀爾謹按符瑞圖麟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角端有肉今交阯所獻不類麕身而有甲必知非麟但不能識其名昔宋太始末武進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亦莫之識葢異物雖中原或有之爾雅釋麕大如麃牛尾一角騶如馬一角麐麕身牛尾一角又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然皆不言身有鱗甲廣志云符拔如麟皮有鱗甲此雖近之而形乃如牛又恐非是故在外之臣屢有章奏辨之然不知朝廷本以遠人利朝

貢以示綏來非以獲麟為瑞也請宣諭交阯進奉人及回降詔書但云得所進異獸不言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

秋七月壬申詔諸路轉運使廵檢捉賊使臣有不職及場務賦虧者並許奏人衝替

癸酉福州進士周希孟為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為鄉里所推也襄世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襄得

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至于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勅之及襄去閩人為

立德政碑襄穆皆福州人也

乙亥詔京西轉運司京索河水浸民田其發卒二千往護築之

己卯内降劄子臣僚上言開封府推官吴充與權知開封府歐陽修為親家遂除户部判官近制推官或改判官通三年方授三司判官充在府始逾年而遷之頗為僥倖中書請以元奏付外施行御批已焚毁又請上封人姓名不報

丙戌按丙戌宋史作丙子亦誤并識詔比廣濟河溢害東明民田原武縣河決汴隄長城口漂浸封丘等處苗稼其權倚閣夏稅及食鹽錢仍令開封府界提點按行諸縣而賑救之丁亥命權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己丑降前知雄州舒州團練使馬懷德為四方館使英州刺史前高陽關路鈐轄北作坊使廉州團練使闞士良為崇儀使御史呂景初言懷德在雄州因士良入奏事而嘗遺以牛黃麝臍賂之故也　罷諸路經略安撫

使奏舉親戚管勾書寫機宜文字

庚寅詔邕州知州自今毋得輒出廵邊時蕭注數領兵出廵溪峒而轉運使王罕言其生事也　詔皇親自今並年十三已上宣繫年十五以上聽成昏初判大宗正司允讓言宮院嫁娶自來未曾指定歲數止是本宮使臣臨時保明即送入内内侍省施行恐更有年未及而内降傳宣者于禮有違下禮院詳定而降是詔

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張方

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歷八年十月制置解鹽皇祐五年四月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後不能辦皇祐三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歷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榷貨務緡錢慶歷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榷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其後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

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故方平及拯請復用祥祥既受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畜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祥舊

云此據本志

癸巳以夔州路旱飢命侍御史丁詡為體量安撫使

權御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遇事敢言緣與樞密副使張昪妻是親奏乞外郡然昪妻亡已久理不當避乞令依舊供職許之會要七月事令附月末

權知開封府歐陽修言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

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祇為恩賞之一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内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宫院姨媪或為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奏至于再三而内降不已至于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寺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絶臣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内降者依舊許本府執

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絶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修奏此不知何時修自稱權知開封未及兩月按修以六月庚戌權知開封今附見七月末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甲辰詔禮部貢院宗室婿不許鎖廳應舉

丁未詔三司京西比歲旱屢蠲民租其以緡錢十萬下

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度支副使右諫議大夫周湛為契丹國母生辰使閤門通事舍人王咸有副之開封府判官度支郎中李及之為契丹生辰使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王希甫副之度支判官刑部郎中朱壽隆為契丹國母正旦使禮賓使王知和副之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判户部勾院祖無擇為契丹正旦使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王懷玉副之湛辭不行改命户部副使吏部員外郎楊畋畋以曾伯祖

業嘗陷敵辭乃命權鹽鐵副使工部郎中王鼎代往朝廷以令契丹母于上弟婦行也禮不可通問敕使者但遣書契丹傳達聘物而契丹人必欲面見使者致書鼎以禮折之契丹詘服自是為常此據李清臣所作王鼎墓誌　蕭氏契丹主洪基之祖母去年卒令乃洪基之母也及之廸從子

己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堯臣卒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文安

庚申荆湖北路轉運司言已招安彭仕羲省本路軍馬

始雷簡夫受命體量仕羲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谿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省地石馬崖五百餘里仕羲計窮遂歸所掠兵丁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率蠻衆七百飲血就降辰州亦還其弩及銅柱時師寶已死遣師黨歸知龍賜州戒令勿殺自是仕羲歲奉貢職如故

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從信為滎國公吳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從信嘗謂唐十院置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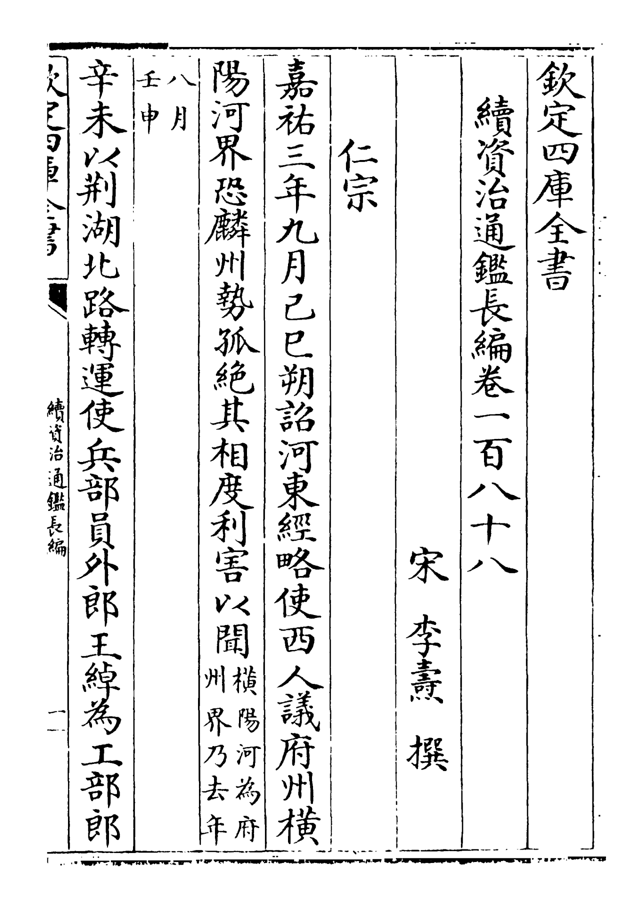
城庫約諸王廪入而上下均其用令雖奉養之費一出縣官然屬大者猶或不給且諸王邸多殖産市井日取其資惟懿王院初無餘財因令治一庫帥諸宗子月視禄之厚薄輸十之一既而車馬賔客冠昏喪祭之用無不獲其助今其法不廢令謂熙寧間也

是月詔立定横行員數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一員東西上閤門使共二員閤門引進客省副使共六員閤門通事舍人共八員内閤門副使轉引進副使引進副

使轉客省副使客省副使即依諸司副使磨勘條例施行遇閤門使有闕則以次轉遷補不拘磨勘年限內有歷閤門職事後别無近上臣僚同罪奏舉及曾犯贓及私罪杖以上情理重者若遷補名次到日並與别除他官內有任東西上閤門使或四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未有員闕遷補者與加遥郡其改正任者須授引進使及四年轉充團練使客省使四年轉充防禦使其戰功并殊常績效非次拔擢者勿拘　知鄆州劉敞言臣聞

愛至者慮常過而憂遠者言必深臣在闕門之外備東藩之守誠不當越職出位以干言責然竊惟忠臣之義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如臣者豈得已哉陛下少賜詳擇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下臨政以來履而行之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長幼人遂其性自三代漢唐之盛未有及于今日者也臣願陛

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聞車駕數臨苑囿置酒觀樂雖聖心處之自有常節而議者亦謂太頻臣恐近習苟于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貌而不得言如此則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于政事有遊觀之好内之則疑酣于酒德違攝生之理孔子曰樂宴樂損矣臣願陛下玩心于神明養之以清靜聽止于中聲毋以煩耳味止于實氣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樂節禮樂益矣惟陛下裁幸此疏據劉敞集云嘉祐三年八月上今附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三年九月己巳朔詔河東經略使西人議府州橫陽河界恐麟州勢孤絶其相度利害以聞橫陽河為府州界乃去年

八月壬申

辛未以荆湖北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王綽為工部郎

中辰澧州體量盜賊殿中丞雷簡夫為國子博士通判辰州都官員外郎余滌升一任差遣西京左藏庫使判湖北路鈐轄兼知辰州竇舜卿領康州刺史禮賓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權判湖北路鈐轄兼知澧州郭逵為禮賓使舜卿逵仍各賜錢二十萬並以招降彭仕羲有勞故也

郭逵傳云逵遣别將孫寘擒角破賊羅城峒拔賀府等二十餘隘克新州踰旬至桃花洲仕羲棄城走追擊大破之范祖禹作逵墓銘云仕羲反逵加帶御器械充湖北鈐轄兼知澧州捕得仕羲親信置左右以為小吏善遇之久乃備言山川地形虛實情僞用兵短長嘉祐三年春用小吏為鄉導以步兵進討破羅

城峒及賀府等二十餘隘拔新州又衙校夜進踰旬至仕義所居桃花洲一戰破之仕義棄城走蠻酋百餘人仰面乞降遂受降以聞賞功拜本司使實録會要載平蠻事極不詳今附見　賜閣葛家崗

河役卒緡錢　恭謝天地之歲始用薛向議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現錢和糴唯入中芻豆則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用薛向議在嘉祐元年十月末本志云行未數年恐失實今略删修之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虚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陳旭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

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宜救有司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現錢其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以銀紬絹三物償之皆從其說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傾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榷茶民私蓄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于他茶犯者其罰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于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而陷于罪戾以至破産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

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强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贍養兵師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

臣嘗上疏乞弛禁清臣疏已見景祐三年三月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是著作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户貿易而官收稅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寛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宰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于帝癸酉命絳旭及知雜御史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

乙亥秦鳳經略司言西蕃嘉勒斯賚與契丹通姻先是嘉勒斯賚納克壘阿匝爾等叛歸夏國諒祚乘此引兵攻掠境上斯賚與戰敗之獲酋豪六人收槖駝戰馬頗衆因降隆博哩恭瑪頗克三大族會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戬乃罷兵歸此據本傳乃嘉祐三年事今附見契丹既與嘉勒斯賚通姻數遣使由回鶻路至河湟間與嘉勒斯賚約舉兵取河西河西謂夏國也欲徙董戬涼州與之相近嘉勒斯賚辭以道遠兵難合乃止此據高永年隴右日録并汪藻青唐録契丹之妻董戬

也遣使送之久留不還閒而蠱其妻董戩知之殺其使置其妻不見母喬氏喻董戩宜以契丹故親其妻董戩不從此據汪藻青唐録附見

丙子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閲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糧免税校長免二丁税于是四路得四萬餘人又請通鹽商以便民復

邕州和市塲以實邊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檝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内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檝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賜其家僦舍錢日三千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而晚節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為世所鄙

呂陶記聞云唐子方在言路以忠義結主眷一日登對仁宗從容與語及諫諍事且謂言者有過當常指朕用張堯佐必有如明皇播遷之禍朕果用一堯佐豈遂為明皇播遷乎子方對曰用堯佐未必播遷然陛下若播遷則更不及明皇蓋明皇有肅宗興復社稷陛下安得有肅宗乎上變色徐曰此事與韓琦商量久矣蓋欲立英皇也張詵凡諷時為臺簿知之詵謂余言陶記此事考按未合

丁亥降知鄧州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隨州坐前知潭州私補畫工易元吉為助教會要在二年九月今從實錄

以施州溪峒蠻向永勝所領州為安定州

己丑契丹遣長寧節度使蕭翥衛尉卿郭球來謝慰奠

辛卯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為齊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

臺諫官言永年進縁戚里未嘗有軍功乃復為單州團練使知涇州

壬辰詔在京諸司庫務監交檢點官物差未授外任京朝官已授外任者毋得差

癸巳以葛家崗新開河為永濟河凡役工六十三萬九月而成

冬十月辛丑以故西蕃獎州團練使轄戩子轄哥爲摩

正為河州刺史轄哥昂摩正即趙思忠熙寧七年六月賜姓名治平元年七月丙戌更授河州轄結策丹烏沁為本族都軍主轄結策丹烏沁不知後來有無曾賜姓名轄烏察為副軍主轄烏察即趙紹忠本傳云摩正母弟轄烏察居銀川聶家山至和二年補本族副軍主與實録不同會要至和二年亦無轄烏察補副軍主事今不取本傳又稱轄烏察為摩正母弟與髙永年元符隴右録及汪藻青唐録不同當考轄戩居康古屢通貢初授澄州團練使授澄團在寶元二年四月居龕谷其詳附景祐三年末後遷奨州不得其時既生摩正因入秦州過伏羌蕃部李提克星見其女欲之提克星曰吾女已嫁棄夫歸今妻汝夫聞之必怨恐其讐我汝

令還以兵來刼我可也轄戩從之遂舉兵逆其女以歸生轄智及轄烏察此據高永年隴右日録及汪藻青唐録汪藻云生轄智高永年云生轄烏察令兩存之而轄戩又有子曰轄烏納克戩轄烏納克戩後不及賜姓名曰轄烏延正後賜姓名曰趙濟忠轄戩凡五子此據汪藻青唐録轄戩既死摩正弱不能自立青唐族酋轄約高永年云轄約令岷州包順之兄格羅及僧羅尊迎居洮州欲立以服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高永年云武勝軍令熙州秦州以其近邊遂之乃還河州此據本傳又汪藻青唐録云轄約格羅及僧羅尊共迎摩正徙帳居宕州欲立丈法服諸羌秦州遣人諭之會諸羌不從摩正遂轄約復還河州藻

所云徙帳居宕州又云遂轄約與本傳不同當考　又高永年云轄戩舅李都克占與轄約爭班轄約以妹妻摩正摩正右轄約都克占怒曰爾以妻為親以父為䟽耶遂舉兵攻摩正摩正徙居安鄉城偽與都克占和遂殺都克占永年所云徙安鄉城與本傳及青唐録不同兼下載還和州事當考永年稱都克占即李遵子熙州蕃官李楞占訥芝叔而汪藻乃以都克占為提克星子轄智母恰凌之弟不知孰是也

癸卯詔客省引進四方館使自今遇有闕員須改官四年以上方聽除授之

甲辰詔河北陜西河東路轉運使應有功使錢州軍並權停回易聽以官地所産及不係省房錢助其歲用如

尚不足即以户絶及開田差官檢定所出課利量多少給之從包拯議也

乙巳出內藏庫紬絹十萬下河東轉運使助糴軍儲

丙午賜天竺譯經三藏試光禄卿法護謚曰演法大師法護遺表請度十僧秘閣校理陳襄判祠部執奏不行

襄已見蔡襄知福州時襄傳云趙槩奏列子廟三年度道士襄亦執奏不行當考年月

己未降內侍副都知昭宣使果州防禦使武繼隆為單州都監尋改海州都監坐故出內侍省吏闌入御在所

死罪及私役兵匠計庸至百二十二匹及受洪福寺僧餽遺事為諫官所奏此據英宗實録八年七月繼隆復嘉防日所書仁宗實録但云私役兵葺園亭耳然英録乃云責單州都監與仁録不同蓋先責單州尋改海州百官表并陳旭傳可考　陳旭傳云繼隆擅役官兵匠治園舍内侍省吏人闌入罪當死杖而縱之旭劾奏繼隆坐追官為單州都監當追一官勒停特免之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趙槩同繼隆提舉諸司庫務繼隆既被劾槩亦為御史所彈庚申槩罰銅三十斤時槩已罷翰林學士出知鄆州未行也

癸亥詔河北諸州軍坊郭客户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除之

甲子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爲度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

今天下之才不足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又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又曰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能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

之才則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陛下誠有意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又願陛下斷之而已又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濶而熟爛者也

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詔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孫長卿理三司副使資序令久任長卿揚州人

是月詔于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景靈宮自先朝以来崇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于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詔送禮院詳定禮院言臣等

看詳諸寺觀建立神御殿已非古禮先朝崇奉先帝太后示廣孝思猶依倣西漢原廟故事今議立郭皇后影殿于禮無據難以奉行其事遂寢案太常因革禮云嘉祐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敕于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歐陽修等言其不可而實録不書二年八月書詔修郭皇后影殿于洪福禪院其令太常禮院參定典禮以聞又于三年十二月壬辰書禮院言奉敕修郭皇后影殿于洪福院今詳景祐追册詔書已停謚册祔廟之禮其修影殿又于典禮無文伏請寢罷詔兩制同禮官檢詳祔廟典禮以聞據會要請建影殿于洪福院乃楊安國事在四年七月不知實録何故乃于二年八月及三年十二月書之今不取實録又于四年八月書知制誥劉敞言禮官倡議欲祔郭后于廟禮官倡議祔廟實録亦不載緣由按因革禮則

事問有次第大抵實録書此事太踈略固當以因革禮為正會要但能記洪福影殿由楊安國建議若祔廟又止稱詔書亦未詳盡也　司馬光日記云先是詔為郭后于寺觀立影殿都官員外郎權發遣修造案陳昭素以其勞費乃上言神御殿非古法按禮當祔于祖姑之祔淑德皇后廟詔從之按因革禮則祔廟之議實出禮官不録昭素司馬記當時事不應誤然國史不載今亦止從因革禮孫抃行狀蘇頌傳當考已附四年八月

十一月辛未太常博士秘閣校理知濵州王起著作佐郎簽書判官廳事宋定國各追一官勒停初本州牙前劉玉經轉運使李參訟私舡侵奪官渡課利而起等常以私舡回易官鹽益公用故主私舡戶而不直玉及轉

運司劾其事輒上奏論辨至是遣職方員外郎李真卿
就州置獄皆以上書詐不實罪坐之
壬申知諫院陳旭言有司斷獄而事連權倖者多緣中
旨得釋自今乞劾其干請之罪以違制論從之
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
詳定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昇請罷民間科率及營
造不急之務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
收市之于是置省減司于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多所裁損

據本志

甲戌詔諸路轉運及開封府界提點司體量牙前之役有重為民害者條奏之能件析便利大去勞敝者議賞

此據本志議賞則會要無之

乙亥命入內副都知鄧保吉提點修南郊太廟祭器

己丑詔曰天下利害繫于水為深自禹制横潰功施于三代而漢用平當領河堤劉向護都水皆當時名儒風迹可觀近世以来水官失職稽諸令甲品秩猶存令大

河屢決遂失故常百川驚流或致衝冒害既交至而利
多放遺此議者宜為朝廷講圖之也朕念夫設官之本
因時有造救敝求當不常其制然非專置職守則無以
責其任非遴擇才能則無以成其效宜修舊制庶以利
民其置在京都水監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應官
屬及本司合行條制中書門下裁處以聞其罷三司河
渠司以御史知雜呂景初判監鹽鐵判官領河渠司事
楊佐同判河渠司勾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丞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舡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舡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移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

混轉而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舡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于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下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湖兩浙轉運司以朞年功各造舡補卒團本路

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
十二月壬寅京東轉運使王舉元言登州沙門島每年
約收罪人二三百人並無衣糧只在島戸八十餘家傭
作若不逐旋去除即島戸難為贍養兼是諸州軍不體
認條法將罪人一例刺面配海島内亦有情不深重者
如計每年配到三百人十年約有三千人内除一分死
亡合有二千人見管今只及一百八十人足見其弊蓋
無衣糧須至逐旋去除有足傷憫望嚴戒諸路州軍除

依編敕合配海島外餘罪不得配往登州年終具收配到沙門島罪人元犯因依開項申奏委刑部點檢如不係編敕合該敕配往彼者具事由以聞從之此據會要增入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可考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慶奏可并考

甲辰樞密院上端拱以来宣敕劄子六十卷以一本留中一本送龍圖閣初韓琦為樞密副使言嘗任河北見祖宗所下詔令皆契丹未講和以前經武禦戎之事請下本院編録而上之

乙巳按乙巳宋史作己巳合前後干支考之當從乙巳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其虧羸以聞　又詔陝西轉運司本路諸軍衣裝紬絹綿皆出益梓利路今邊事久寧而戍兵不減宜寛三路之所輸若支軍衣而願回賣者官以中估收市之此據張方平之議也楊畋正傳云畋為戶部副使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雜州絹畋既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嵠陳其不可此事當考兩川和買絹以給陝西戍兵而蜀人苦于重斂都轉運使曹頴叔為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以易軍衣之餘遂紓兩川之擾

自慶歷鑄大鐵錢行陜西而民間盜鑄不已三司請権鐵頡叔謂鐵錢輕而貨重不可久行况官自榷鐵乎請罷諸州鑄鐵錢而以三當銅錢之一從之此據頡叔傳鐵錢三當銅錢之一當考明年二月癸卯所書

己酉詔吏部流內銓自今選人磨勘毋得敘勞績求先次截甲引見若勞績重于改京官朝廷自賞擢之時銓格繁密吏所以為姦其緒尤多案牘及書課歷疑誤僅若毛髮比輒行下推原數四猶不釋以邀賕請故磨勘

者類皆待次外州或至吏部二三歲乃得改官多因緣
薄勞求截甲引見故降是詔
辛亥光祿卿直祕閣張子憲為秘書監罷職　翰林學
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而以他官判省名不相
稱請更定其制百司務多白二府請詳其輕重移付于
下使大臣不為細故攖慮得以專講政事又章服所以
別尊卑令走吏與公卿不殊請依唐制以品數為等其
因年考及階品合服者須未嘗犯徒罪乃聽又臺閣省

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獨存敕條文案而已本朝故事名臣遺範無所傳録請依周禮唐六典著為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知制誥劉敞詳定以聞王安石日録可考敞等條上改正裁損申明十事唐制雖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為宰相然尚書中書之名本非宰相之實即欲改正官制仍須別立政事府如丞相之類唐制無樞密院自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于此即欲改正官制當廢院名以曹事還中書尚書二十四司

既為虚名所以官冗員衆蠧財害政即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勲爵實封等在開元以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叙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虚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此所謂改正者也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覆之于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行即欲裁損官制當廢審刑院一吏部尚書侍郎郎中分領銓

事則當差次輕重分别流品令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
而尚書銓唯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
當罷審官院以其職事歸尚書銓羣牧司提舉司糾察
司之類皆古無此官即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
書九卿此所謂裁損者也諫官史官依唐制並當隨宰
相入立仗下令欲申明復此制中書出制敕唐制並經
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歴三省比来唯于中書
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令欲申明復此制唐制學士不領

外職所以重機密舍人分判六曹事所以謹政令今欲申明復此制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于可行即推類具正之其後皆不果實録謂宿等以為不足行誤也宿等固甞條列當是議不合遂罷更須考詳

壬子御崇政殿名近臣觀河南府所進芝草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麥其瑞大勝芝草也即賜喜雪燕于中書

癸丑以雪寒賜諸軍班薪炭

甲寅詔大宗正司令睦親宅教授官具所教宗子功課

以聞

丁巳詔諸路每一州軍廵檢有至三五員者又兩三州至三五州至八九州有都監同廵檢或駐泊捉賊員數既多非惟軍馬勢分兼遇驚刼罕能獲賊惟逐縣弓手習知賊所藏匿而捕獲之其一州軍止留廵檢一人數州留都廵檢一人其沿江海汴河險僻之地舊有廵檢處其留之其增逐縣弓手減散從承符脚力代以剩員

己未御史中丞包拯言冬年寒食前後節假一日雖不

御殿即令二府百司入視事如常若行幸或燕會次日歇泊不遇休務者更不別為假日或觀書閱禮物之類毋得早歸私第從之

辛酉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不治為所屬體量若衝替而未致仕者更不推恩子孫

癸亥賜知定州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龎籍朝辭物如節度使例初命籍為尚書左丞籍固辭不拜　閤門言近例上殿班除三司開封府臺諫官遇辰牌不隅外

其餘並次日上殿或更有三司開封府并官髙者臣僚亦于辰牌隅下臣僚後引于理未便欲乞今後未進辰牌依舊例引外其辰牌隅下者如至三次得旨許令特上者即于自来不隅之後引從之會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事今附月末

閏十二月丁卯朔詔嘗為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職者毋得任提點刑獄及知州軍自軍班出至正任者方得知邊要州軍

辛未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遐鎮蠻人来貢方物

丙子國子博士權鹽鐵判官雷簡夫為屯田員外郎簡夫磨勘當改虞部員外郎知審官院韓絳等言其嘗招降彭仕羲有勞故優遷之

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于故詔中書門下裁之丁丑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日當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

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事代還陞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四等次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鎻廳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施于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茂恩擢焉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寖衰此據本志　王偁東都事略詔曰朕惟國之取士士之待舉皆不可以曠久亦不可以泛冗冗則課校不審久則賢雋或滯用間歲之期而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法申敕

有司而高下之往嘗不次而用若循例進終至濫員故增其任以舉其材緩其進以圖其效此天下之士所同欲而朕果于必行也若夫高材異行施于有政忠謨嘉猷見諸行事已試之狀為衆所推必有非常之恩以示至公之道浴爾多士體朕意焉

己卯詔明年正旦日食按正旦日食詔宋史載庚辰日與此小異其自丁亥避正殿減常膳燕契丹使無作樂知制誥劉敞言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為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覩有變而戒非豫備也

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却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見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今敵使入朝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為所覘伏乞詳求舊典折衷于禮　命比部員外郎李言之提舉汴口至泗州堤岸入内供奉官楊昭錫同提舉其沿河使臣令佐有不職者許體量以聞言之廸從子也

壬午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已下遞降一等徒已下

釋之仍遣使疎決三京

甲申宗正寺言真宗廟室墻壞詔修玉牒官劉敞相視擇日修築之

乙酉詔諸州毋得擅差本城都監監押同管駐泊軍馬右千牛衛將軍克顏上周禮圖降敕奬諭

己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所請也行狀所叙或可别載不然待書成日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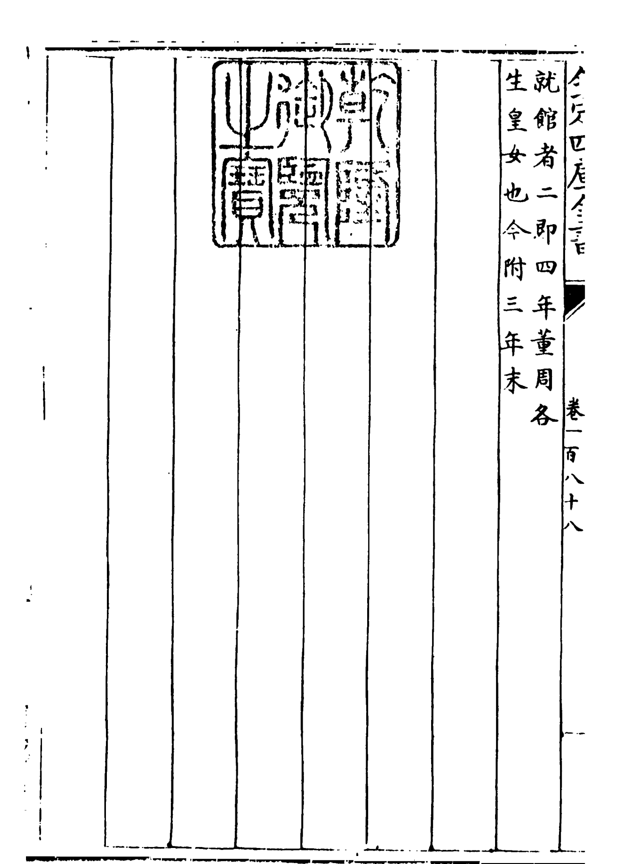
辛卯契丹國母遣林牙天德節度使耶律通左諫議大

夫史館修撰馬佑契丹遣保静節度使耶律惟新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王實来賀正旦

是歲天下主戶六百九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口一千五百七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客戶三百八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口六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三　廢佑馬司命羣牧司官兼領之　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宗彦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彦疏于朝卒抵吏罪

宗彦綱子也上春秋髙未有繼嗣宗彦上書請修胎養令曰臣嘗讀漢章帝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史臣以謂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者也臣考尋世次章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已下諸帝皆其系冑故史臣又曰章帝長者事從敦厚故繼嗣漢室咸其苗裔夫以章帝仁心務在養民而福祚蕃衍及于後世則為國者所當取法焉前者詔書斥户絶田勿賣收其租置廣惠倉以廪食窮獨臣竊喜

國家不以絶户之物為利而悉歸諸民近聞後宫就館者有二則嗣續之報將在兹日詎知非廣恵濟民之意有所感發哉然自詔下以後户絶田復賣如故臣竊懐不滿謂宜一以所售之直使益市粟穀兼修胎養之令若未能盡如東漢之制則少加裁損第賜户下懐姙不能自存者是陛下不傷帑藏之積而廣施于海内人心悦則天意感天意感則福祥之報宜以類至葢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理固然也胎養疏不得其時後宫有



就館者二即四年董周各生皇女也今附三年末